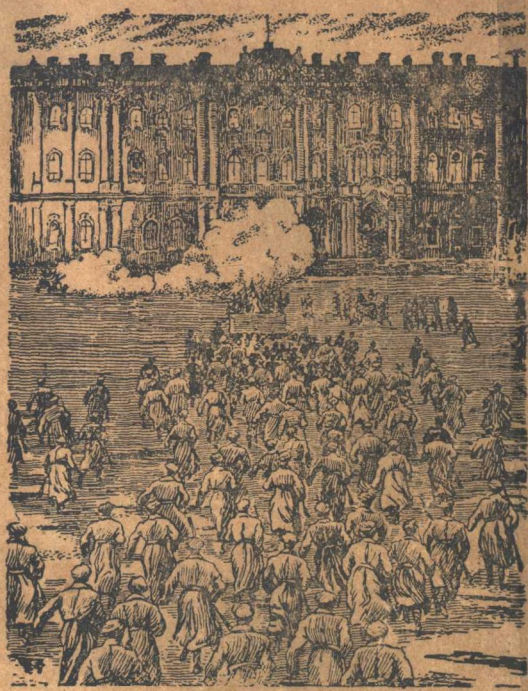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列寧著
莫師古譯

列 寧 著
莫 師 古 譯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每冊實價肆角伍分

著者 列 寧

譯者 莫 師 古

經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版

目錄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遠方來信，第一）	一
論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一六
論兩個政權	二五
論策略書	三
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之草案	五二
我們的觀點	一〇一
致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一封公開信	一〇八
土地問題決議案的草案	一二五
在轉變中	二一八
六月十八日	二二
論口號	二六

農民和工人	一三
致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書	一五一
論妥協	一五五
布爾塞維克必須奪取政權	一六六
馬克思主義與暴動	一七〇
革命的任務	一八一
危機成熟了	一九五
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	二〇五
論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	二七八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及莫斯科委員會書	二八一
局外人的建議	二八五
致同志書	二八九
論十月革命	三三二

論和平	三三二
和平宣言	三三六
結論	三三一
論土地	三三六
土地令	三三九
關於言論自由的演說	三四一
通告大眾的無線電	三四四
工人勞苦的及被剝削的農民聯合	三四七
論銀行的國有	三五二
立憲會議提綱	三五五
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之權利宣言	三六一
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黨團的宣言	三六七
關於立憲會議的演說	三六九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散立憲會議令	三五六
和平提綱	三七九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

——遠方來信，第一——

「因世界帝國主義大戰而產生的第一次革命，爆發起來了。這第一次革命大概總不會是最後一次的吧！」

根據在瑞士寫這篇文章時，所得到的枯燥消息，說這第一次革命，即一九一七年三月一號的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已經完結了。這第一階段，大概總不會是我們革命中最後的階段吧。

沙皇專制政體已堅持了幾世紀，他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全國的階級大激戰中，能不顧一切堅持下來，這些的專制政體，祇在八天內，便崩毀了（如密留柯夫在致俄國全體駐外代表的得意洋洋的電報上所說的），這種怪事，從何而來的呢？

在自然界中，在歷史中，怪事是從來沒有的；但是歷史上各種緊張的轉變（包括各種的革命），給我們以這樣豐富的內容，展開這樣出於意外的特出的鬥爭形式

和鬥爭力量相互關係之總合，使庸人看來，多成怪事了。

要使沙皇的專制帝國能在幾天內崩裂下來，一定要有全世界歷史上許多重要條件的總合。我們現在僅舉其要者：

如果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三年中，俄國無產階級的偉大的階級激戰和革命的毅力，那麼第二次革命，或許就沒有這樣的迅速（指幾天內完成了革命的開始的階段）。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深刻地震動了帝制的基礎，掃除了幾世紀的舊習，警醒了數百萬工人和數千萬農民，使他們進入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中，相互的指示出（並且指示給全世界看）俄國社會的一切階級（和其主要的政黨），指出他們的本質，他們利益和力量的相互關係和他們目前及將來的目的，第一次革命和革命以後的反動時期（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盡形暴露了沙皇專制政體的內容，使之纖微畢露。揭破了沙皇以拉斯布丁（Rasputin）為首的沙皇狗黨底一切腐敗、醜、淫亂、放蕩，顯示了羅曼諾夫（Romanov 沙皇姓）朝的殘暴，這些羅曼諾夫輩的強盜，把猶太人、工人、革命者的鮮血，洒遍了全俄國；這個擁有千百萬俄畝土

地的「一等之一」的地主，爲保障自己和自己階級的神聖的財產起見，就是什麼殘暴舉動，什麼滔天罪惡，對於任何公民的摧殘和屠殺，都無所不爲了。

倘若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沒有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的反革命，那麼俄羅斯民族和居住於俄國的其他民族的各階級，或許就不能有二月三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這樣確定底自決；這些階級相互中間和專制對於沙皇的關係，或許就不能像二月三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確定。倘然可以玄妙些說，那麼這八天的革命，正有經過十數次主要和次要的練習後方才『排演』出來的戲；『角色』都相互知道自己的作用的地位，熟知自己的境遇，以至透悉較大的政治方向和行動方法。

爲古契柯夫 (Guchkov) 密留柯夫 (Mirukov) 諸先生及其走狗們斥爲『大逆不道』的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偉大的革命所以能夠經過十二年而進到一九一七年的『雄壯』『光榮』的革命（古契柯夫和密留柯夫之流，稱這革命爲『光榮』，祇因這革命，此刻給他們以政權），其中一定要於偉大的有力的萬能的『導演者』，這個導

演者一方面能夠非常的加速世界歷史的進程，他方面能夠產生全世界經濟上、政治上、民族間、國際，種種恐慌的空前的力量。除通常的世界歷史進程的加速以外，是特別要有世界歷史的緊張的轉變，使在其中的一次轉變中，可把滿染羅曼諾夫沙皇朝全部腥血的牛車，一下子顛覆過來。

這個萬能的「導演者」這個有力推進物，便是世界帝國主義大戰。

這個戰爭之為全世界的戰爭，已是無可疑慮的事實，因為美國和中國，今天已有一半牽入，明天恐怕要全部捲入漩渦之中了。

從雙方看來，這次戰爭帝國主義性，現已成爲無可疑義的事實了。祇有資本家和其僕從，社會愛國主義者，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方能否認或遮掩這個事實。德國資產階級和英、法資產階級之所以進行這個戰爭，都是一樣的爲着剝削別國，爲着要在財政上統治世界，爲着分割和重分殖民地，爲着要用欺騙和分裂各國工人的方法，來挽救將近滅亡的資本制度。

帝國主義的戰爭，客觀上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要特別推進和空前地加厲無產階級

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帝國主義大戰一定要轉變為敵對階級間的國內戰爭。

這種轉變開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的革命，這個革命第一階段，指示出二種力量共同對專制沙皇的打擊，這二種力量，一方面是俄羅斯全部資產階級和地主，及其不自覺的僕從，與自覺的作領導者英、法大使和資本家；他方面則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三個政治的營壘，三個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沙皇的專制政權，此乃農奴主與地主的首領，舊時官僚將軍們的首領。（二）俄國的資產階級，地主的十月黨——立憲民主黨，他們後面跟着小資產階級。（三）工農兵蘇維埃，他在全部無產階級和全部貧苦民衆中，尋找同盟者——就在革命『第一階段』的八天中，就在那樣遠和事變相隔而祇在外國報章上尋找枯燥消息的觀望者，即作者看來，這三種主要力量也已經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但在未詳細說及這點以前，我先要講信上所說的第一有力的原素——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

戰爭把交戰各列強，交戰的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的主人，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的奴主等等的各個集團，纏縛於鐵鏈之中。一團污水——，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生活。

在戰爭開始就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社會主義者，如德國的但維特 (David) 謝德曼 (Cheldeman) 輩，如俄國的普列漢諾夫 (Plekhanov) 波特列索夫 (Potresov) 格服士直夫 (Grossdev) 之流，很久就高聲大呼，反對革命者的『幻想』，反對巴扎耳 (Basel) 宣言的『幻想』，反對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那種『囑語』。他們同聲頌揚，好似資本主義產生了什麼巨大的力量，生命力與適應性。他們幫助資本家，他們使工人適應於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擺佈愚弄和分裂各國的工人階級！

但是『誰笑得最後，誰就笑得最好』。資本階級決不能長時拖延大戰所產生的革命恐慌。這種革命的恐慌，在各國，自德國起至英法爲止，都與日俱增，在德國，據不久以前遊訪德國的一位考察家的話，正過着『組織再好沒有的飢荒』，在英、法，也受饑荒，不過他們的組織遠不及德國這樣好罷了。

自然，在破壞得不堪設想，無產階級最革命（並不是因他具有特性，而是因為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傳統）的俄國，革命的恐慌，就最先爆發。因為俄國和其聯盟者經過多次敗仗，所以這種恐慌更形加速。軍事上的失敗搖動了整個的政府機體和整個舊的制度，激怒了人民中的一切階級，起來反對牠，敗仗使軍隊更形兇暴，撤去了大批昏庸老朽的貴族式的舊軍官，而代以新起的大部分來自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官吏和小資產階級的青年軍官。

如果戰爭中的失敗，成爲加速恐慌爆發的原素，那麼英、法帝國主義和俄國十月黨，立憲民主資產階級的連繫，更加速了這種恐慌。

英、法的報章，爲着顯明的原因，把這方面非常重要的事實，緘默起來，而德國的報章，則鼓舞地指示出來。我們馬克斯主義者對於官場的謊語，對於戰爭中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外交家和總長們的甜言蜜語，或是別個的集團的財政與軍事競爭者底眉飛目笑，都不爲之吃驚，我們應該透澈地目睹真理。二月三月革命事變的進程，顯明地指示出來，即英、法大使館，帶着他們的走狗，和其「交通者」競爭，

已竭其全力，去障礙尼古拉第二和威廉第二間的『單獨』條約及單獨和平（我們希望得到并且定要獲得這個和平），他們直接想撤換尼古拉羅曼諾夫。

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這樣迅速和這樣『激進』（表面上，粗看起來），祇是因爲這種完全不同的潮流，完全不同的階級利益，完全相反的政治和經濟的企圖，在非常特別的歷史環境下，融合起來并且非常『親密』地融合起來了。就是說：一方面，英、法帝國主義的陰謀，爲着要延長帝國主義的戰爭，爲着要更激烈地堅決的進行戰爭，爲着要拷榨新的千百萬俄國工農，以求爲古契柯夫獲得君士坦丁；爲法國資本家獲得敘利亞；爲英國資本家獲得美索不達美亞等等起見，於是推動了密留柯夫，古契柯夫之流，上去奪取政權。他一方面：廣大民衆（全體城市和鄉村中的最窮苦的農民）爲着麵包，和平，和真正自由，興起了深刻的革命運動。在某個短促的，時勢形成的特殊時期中，只想掉換皇帝的比根甯（Puchanin）古契柯夫，密留柯夫輩底鬥爭，也給革命的工人兵士以助力；但革命的工人兵士對之並不有所驚喜，他們要把齷齪的沙皇專制政權破壞到底。

事情就是這樣，也祇能是這樣。一個政治家假使不怕真理，而透澈地分析革命中的社會力量的互相關係，假使他不但從目前的特點上，而且還從更深的動機及更深的俄國和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關係上去估計一切「時局」，那麼他應該這樣並且也只能這樣去觀察時局。

彼得堡的工人兵士，以及全俄的工人兵士，爲着自由，爲着要把土地給農民，爲着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和平，而堅決地起來打倒沙皇的專制政權。英、法帝國主義的資本家爲着要繼續和加厲這種戰爭，而玩弄宮廷裏的詭計，製造陰謀，慫恿古契柯夫及密留柯夫，屬望於他們，擺佈完全準備好了的新政府，這新政府，在無產階級的鬥爭給沙皇政體以最初的打擊以後，即奪取了政權。

這政府并不是幾個人的偶然湊合。

這是俄國新的階級的代表，這些資本主義地主和資產的代表，在經濟上久已統治了俄國，他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的反革命時期中，最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大戰期中（這時特別的快），非常迅

速地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把地方自治，國民教育，各種形式的大會，國會，軍事工業委員會等等，都奪在自己掌握中了。這個新的階級，到一九一七年時，「差不多完全」當權了；所以沙皇帝制，一經打擊，就崩毀下來，而讓位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要求非常緊張的力量，他把落後的俄國發展過程，加速到這種程度，使我們「一下子」（事實上好像一下子）就追上了意大利、英國，差不多也追上了法國，而得到了「混合的」「民族的」（這就是說，適於進行戰爭，和愚弄民衆的）「國會的」政府。

和這個政府（這個政府，從目前戰爭的觀點看來，實際上不過是擁有無數量富的「英法」洋行的夥計而已）并存的，還產生了一個新的，非正式的，尙未充足發展的，還比較柔弱的工人政府，他表現無產階級和鄉村城市中全體貧窮人民的利益。這就是彼得堡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實在的政治形勢就是如此，我們應該盡力根據客觀上的最真確的情形，去斷定這個形勢，使我們可以在馬克思策略所應該根據的唯一正確的基礎上，即在事實的